



陈布雷的女儿

陈琏的道路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校友会

编

陈布雷的女儿

陈 璉 的 道 路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校友会 合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陈 琏 的 道 路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校友会

合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4225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7千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1——6,500册 定价: 1.60元

ISBN 7—80014—306—6/Z·036

紀念共產黨員

陳璉同志

鄧紹廷 1988年

家庭叛逆，女
中英豪。
紀念陳璉日志
胡耀邦題

目 次

邓颖超同志题词

胡耀邦同志题词

献上一束小白花…………… (1)

——写在前面

陈琏小传…………… (3)

她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邢方群 (6)

——忆陈琏同志

皎皎者易折……………古念良 (22)

——哭陈琏同志

她拥有巨额的精神财富……………王民嘉 (29)

——忆陈琏

嫩嫩玉质 铮铮铁骨……………王民嘉 (33)

陈琏和我……………郑 延 (39)

她和我们一样……………沈 铿 (48)

诚以待人 乐于助人……………曹学源 (51)

——怀念西南联大我最尊敬的一位女性

忆往事 怀琏友……………缪景湖 (54)

以理喻人 以情感人……………许象坤 (57)

——缅怀我的陈姐

她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陈穆如 (63)

陈琏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原贝满女中部分师生 (65)

在少年儿童身上浇注了十年心血…………汪志馨（ 68 ）

——深切怀念陈琏同志

吴芸红

梁为楫

顾学琴

薛樵荒

把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陈 扬（ 75 ）

——记陈琏同志的最后几年的一些片断

跨过生命的门槛…………陈必大（ 81 ）

——纪念我的妈妈

悼二妹…………陈 过（ 100 ）

意志坚强 品德高尚…………陈 琇（ 102 ）

——怀念我的妹妹怜儿

小二姐——我的革命指路人…………陈 砾（ 110 ）

有理想 有抱负 有见解…………翁泽永（ 117 ）

——忆陈琏表妹

姐妹之情 革命之谊…………郁 文（ 122 ）

——忆琏姐

妈妈，女儿永远怀念您…………陈必泓（ 126 ）

同窗 益友 良师…………刘秀麟（ 137 ）

——怀念我最爱戴的陈琏

原则坚定 爱憎分明…………李纯武（ 144 ）

——忆陈琏同志二三事

斯人已逝 美德长存…………吴菊亭（ 147 ）

附 录： (150)

- 1. 陈珪手书两纸**
- 2. 陈珪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53年 7 月)**
- 3. 陈珪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956年 2 月)**

献上一束小白花

——写在前面

当这本书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时候，书中的主人公——优秀的共产党员陈琏同志含冤去世已二十年了。我们怀着无限的缅怀之情，提笔写了这些篇纪念文章。我们之中，有的是她在解放前从事艰苦的地下革命斗争的战友，有的是她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相互密切合作的同志，有的是她青少年求学时代的同窗，也有的是她的家属亲人或学生。陈琏的过早离去，使我们都极其悲痛。二十年前，她在遗书中说，她相信她将会被理解的。是的，今天我们大家都怀念她，尊崇她，为她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因她的不幸早逝而痛惜，但她自己却等不到这一天，不知道这一切了。我们只好把自己的一片怀念之情写成这些实在是很难完全达意的小文，合成这一本薄薄的纪念册，作为她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献给她灵前的一束小白花。

我们印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想法，也可说是一点希望。陈琏同志早年背离了自己出身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那是在烽火漫天、哀鸿遍野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强敌入侵，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的每一个青年，都面临着自己的抉择：什么是自己应走的道路？我应当

如何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生我育我的中华民族？现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已完全不同了，中华民族受欺凌、受压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中，需要我们奋发图强，迎头赶上，来改变我们这个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祖国的面貌。这也同样是一个有关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今天的年青人，也同样需要陈珪当时作为一个年青人所作过的那种对祖国、对人民尽责的抉择。如果今天的年青人，有机会读到这本册子中的一些文章，因而也从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体会到自己的责任和如何去作出面前的道路的抉择，那末，我们的这本纪念册，也就有幸获得又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了。

革命前辈邓颖超同志、胡耀邦同志为这本纪念册题词，使我们更加受到鼓舞。

编者

1987年12月

陈珪小传

陈珪，原名陈怜儿，1919年10月3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和得力助手。陈珪虽然出身于国民党上层仕宦家庭，却走上革命道路。她在读高中时，就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在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于1939年7月在高中毕业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曾约同一些进步学生乘车奔赴延安，临行时被邓颖超同志发现，劝勉她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留在大后方，免得她的父亲为女儿焦虑。陈珪乃进入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那被称为“民主堡垒”的高等学府里，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曾担任中共西南联合大学总支委员会宣传委员。1941年2月，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她遵照上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学校，暂到云南石屏、宜良等地隐蔽。1942年初，返回重庆家中，进入中央大学。中共中央南方局钱瑛同志和她保持联系。

抗战胜利后，陈珪随家庭迁居上海。1946年秋，由上海来到北京，任教于贝满女中，在党内担任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由北平地下党学委（南方局系统）负责人袁永熙领导。1947年8月，陈珪与袁永熙结婚。9月24日晚，陈珪与袁永

熙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由北平解赴南京。她在狱中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1948年1月。被保释出狱。1948年底，陈珪与袁永熙经上海地下党派人护送北上，于1949年2月来到刚解放的北平。

1949年4月团中央成立后，陈珪先后担任团中央文教部秘书主任，少年儿童部副部长、部长，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常委，为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少年先锋队）的创建，为少年儿童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60年5月陈珪调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1962年8月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任文教处长。

陈珪还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妇联执委。她在1956年2月全国第二届政协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指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她在发言中希望在台湾的青年，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她的发言，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和毛泽东同志的首肯。

十年内乱中，陈珪遭到无情的迫害，于1967年11月19日含冤去世，时年四十八岁。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邓颖超同志的关怀下，陈珪的沉冤得到昭雪。中共上海市委于1979年3月21日为陈珪举行追悼会，与会者沉痛哀悼党的好女儿、好干部陈珪同志。

陈珪生有一女两子。女儿必泓、长子必大，现在上海工作，次子小代在北京工作。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正在继承母亲的遗志，朝气蓬勃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

陈珪同志逝世于今已二十年，时光流逝得很快，但是，她背叛自己出身的家庭，献身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精神，一直在广大青年中发生深刻的影响。国内有些报刊，海外有些书刊，纷纷发表文章怀念她，赞美她。陈珪活在广大人民和青年心中。

她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忆陈琏同志

邢方群（邢福津）

每忆起陈琏同志，我的脑海里便呈现出四十多年前一个端庄、秀丽、刚毅的女青年形象。她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玉脂般的皮肤，适中的身材，经常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布旗袍，一双布鞋，走起路来轻盈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从外表看来，很象生长在江南的大家闺秀。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坚强的，富有反抗旧制度的精神；她的心里蕴藏着革命的烈火，充满对党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战士。

背叛家庭 参加革命

我开始认识陈琏，是在1939年秋她考进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我当时担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一天，支部书记袁永熙告诉我，新来了一位女同学叫陈琏，是个党员。在当时，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所有的党员虽然同属一个支部，但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同志才能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我同陈琏没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只是在公开场合有些接触。可是袁永熙常对我谈起陈琏，说陈琏对他很热情，关心他的肺病；又说陈琏性格温存，革命热情高。我从袁

永熙几次谈话中觉察到，他对陈琏颇有好感——超乎一般同志间的好感。稍后，我知道她的父亲是陈布雷，是受蒋介石十分信任和器重的高级幕僚。在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极端腐败，而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女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共产党，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并非罕见的事。但象陈布雷这样地位很高的官员，他的女儿参加了革命，却难能可贵。

陈琏是在1939年上半年在四川合川国立二中读书时参加党的。她来到西南联大后，在同学中特别是女同学中逐渐开展活动。当时，西南联大的群社，是党领导下的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众组织。陈琏不仅自己积极地参加群社的活动，并介绍周围的女同学参加。西南联大同学王民嘉说过“1939年冬天，我离家只身来到昆明遇到她，我是多么高兴啊！她是我杭州中学的同学……她很关心我，介绍我参加校内进步组织——群社举办的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以及出墙报，上街宣传抗日，募捐等活动。由于对她的信赖，我兴奋地投入了这火热的生活。”

1939年9月，联大剧艺社（社员大都是群社社员）演出《阿Q正传》。党组织大力支持这次演出，通过各个团体、各种关系动员了近百人参加前后台的工作。陈琏和十几个同学，担任前台招待，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丝毫没有“小姐”的架子。她还是群声歌咏队队员，和同学们一起唱进步歌曲。

抗战时期，学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的教室、宿舍，初期都是借昆明当地几个学校校址和会馆，大都陈旧简陋。很多同学来自沦陷区，靠贷金维持吃饭和零用，生活也很苦。同学中也有人是富家子女，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陈琏却对艰苦生活甘之如饴，从不打扮，衣着朴素。然而正

如王民嘉对她的赞美：“她却是一个富有的人，她拥有巨额的精神财富，真理和理想给她身上洒满光辉。”

1940年春，中共西南联大支部改为总支，陈琏担任总支宣传委员。那时，随着国内政治上国民党反动派和以我党为主的进步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西南联大的学生，以国民党、三青团为一方，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社和其他中间偏左的团体为另一方，互相之间也展开激烈的斗争。壁报宣传上有斗争，话剧演出上有斗争，学生会选举上也有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党的总支委员会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陈琏作为总支委员会的一员，做出了很大努力。

皖南事变 外地隐蔽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从重庆跑到昆明，策划迫害云南的进步力量。一天，他到西南联大对全校师生讲话，扬言只要学生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不扰乱社会治安，国民党政府就不会逮捕。这是向同学们进行恐吓，并为将来迫害进步学生按下钉子，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把“行为不轨”的罪名加给某些学生而加以逮捕。西南联大的党组织，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把学校中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已经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党员以及少数进步同学，先后疏散到云南各地，改名换姓，找个职业，隐蔽起来，在可能条件下开展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叫袁永熙去个旧隐蔽，并领导周围几个县的党组织。省工委的同志也动员陈琏随袁永熙去，陈琏起初顾虑同袁一同去，就必然要结婚，很犹豫。后经袁永熙解释，同去一个地方，并不一定结为夫妻，这样陈琏也去了。随后，她到离个旧不远的石屏县，在石屏高级师范附中教

书,改名程国仪。过了一个多月,我也从学校里去个旧,被派到蒙自,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课。我们都由袁永熙领导。暑假里,我同陈珪都到个旧度假。那时,袁永熙已去四川。他行前告诉我们,将来上级会派人来,同我们商量今后的去向。在个旧,有一个较老的党员叫孙仲宇(又名镜秋),同另一个从西南联大疏散来的党员周天行合办一个小报,叫曙光报。他们住在一个大庙里,叫土主庙,空房很多,我同陈珪还有孙仲宇的爱人杨静芬(她也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书)也住在那里。孙仲宇、周天行、陈珪和我四个党员,自然地形成以孙仲宇为领导的小组。为了掩护,陈珪称孙仲宇为表哥,两人形成表亲。我因和杨静芬同在一个学校里教书,乃以同事关系相处。这样可以预防一旦国民党特务来查问,我们有个统一的答复口径,免得露出破绽。

在整个暑假里,白天,孙仲宇和周天行去办公室编报,陈珪、杨静芬和我各自在自己的房子里看书,有时帮助几个中学生补习英文,讲讲时事政治。晚上,大家都聚集在孙仲宇的房子里,谈理论,谈文艺,谈理想,谈生活,亲如家人。

个旧地处亚热带,但因地势高,夏天并不热,是消夏的好地方。有时,陈珪、周天行和我到个旧郊外散步,看到个旧锡矿周围,许多工人象牛马一样在劳动。他们衣不蔽体,个个骨瘦如柴。据说,每到端午节、中秋节,总要死些工人。因为工人们平日根本吃不到肉,肚子里没有油水。过节时,资本家开恩,供应酒肉给工人吃。工人们狼吞虎咽,吃得过多,口渴了,又喝了大量凉水,结果,有些人就因暴饮暴食涨破肚子而死。有时我们正在郊外走着,忽然从红黄色的土坡上钻出一个人来,光着上身和下肢,从头到脚沾满红黄